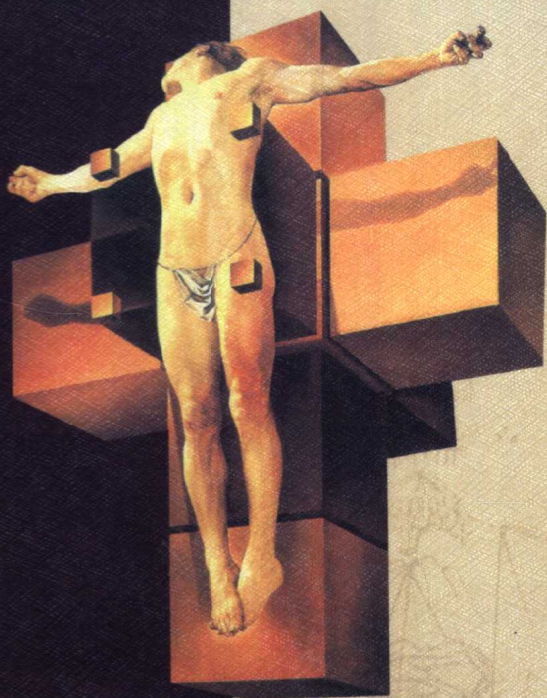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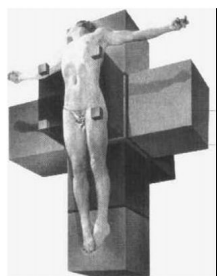
Dialogue with Salvador Dalí

达利谈话录

(西) 达利等 著
杨志麟 李芒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ialogue with Salvador Dalí

达利谈话录

(西) 达利等 著
杨志麟 李芒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利谈话录/(西)达利等著;杨志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ISBN 7-300-04330-5/J·43

I. 达…

II. ①达…②杨…

III. 达利, S. (1904 ~ 1989) - 访谈录

IV. 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1573 号



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达利谈话录

(西)达利等 著 杨志麟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lm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5.25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0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达利谈话录

第一次谈话	3
第二次谈话	13
第三次谈话	27
第四次谈话	45
第五、六、七次谈话	59
第八次谈话	93
第九次谈话	104
第十次谈话	109

附 录

萨尔瓦多·达利	117
非理性的征服	166
达利年表	181
达利作品介绍	188
图版目录	231

达利谈话录



第一次谈话

在里沃利大街默尔瑞斯饭店一套豪华的客房，萨尔瓦多·达利唇上留着不及一英寸半长的发亮短须，身穿一件海军蓝宽条礼服，他房间里的淡色家具舒适阔气，一如人们在各家豪华的国际大饭店所见。壁炉架上有一个铜制面具，上面刻着西班牙末代君主的侧面像：阿方塞十三世看上去相当年轻，肖像下方记载着他们几次来访这个饭店的日期。靠近镜子，一具鸢的骨架和达利的一幅现实主义绘画放在一起，镜子的另一边是一条响尾蛇的骨架。家具上散乱放着的则是用电控制的能反射出附加形状的塑料材料，它们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光学效果。这样，人们仿佛置身于呈现出梦幻般的种种圆形、椭圆形的深度很深的镜子前。再过去一点，是一些蛋形体，它们投射在前面，乍看上去使人觉得自己几乎就在房间的中央，而事实上在这两种状况下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平面。达利正在彼得·摩尔递过来的雕塑作品上签字。彼得·摩尔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确切的头衔是使馆的武官。此时，一只迷人而又令人畏惧的戴着口套的美洲野猫不停地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使来访者毛骨悚然。进入达利的房间简直就像在同塞万提斯笔下的风车交战。

达利颇好在会见前来点半演说式的谈话，指望这样嚷嚷会给他提供语言爆炸。他还说，他正等待着核科学家、物理学家、芭蕾舞女演员和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人来访。

阿兰·鲍斯克特(以下各次谈话中均简称阿兰)：达利，我们彼此相识已有23年了。你是个可怕的人、一个怪物，你



哈士曼摄 达利 照片 1932

很可能是个魔鬼，而你却称自己是“神圣达利”。

萨尔瓦多·达利(以下各次谈话中均简称达利):“神圣达利”这个名字是当代一个最伟大的西班牙作家授予的。他说达利应当被比作雷门德·拉尔[雷门德·拉尔(1234-1316):西班牙人,作家、民间传教士、伊比利亚半岛第一个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为圣方济会修道士所尊崇]。他还说我是拉尔再世。现在谁都知道拉尔是先知和天生的学者。后一个称呼太复杂,他们最后称我为圣人。

阿兰:是谁这样称呼呢?

达利:达利主义者。

阿兰: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达利:他们都是用得着我的人,因为显然我能使他们“嫁给”大人物,或者让他们当上电影明星,最起码我可以同他们一道拍张照片。他们都是拼命往上爬的人,法国人管这种人叫野心家。

阿兰:是野心家们尊你为圣人的吗?你怎么能如此轻易就接受别人送你的这顶未来圣人的冠冕呢?

达利:我是个大蠢猪,猪这个象征是完美的。查理五世本人就用猪代替所有的完美的象征。这猪使他成就不凡,如同耶稣会士般狡猾,但这猪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在干蠢事。我把赌注押在达利主义者身上,于是皆大欢喜,事事如意。事实上,这些往上爬的人都是最善于想像的。

阿兰:你自己愿意成为一个野心家吗?

达利:一个彻底的野心家。

阿兰:你的食客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达利:我特别吝啬。我从他们那儿得到的要比他们从我这儿得到的多,他们总是给我,我从他们那儿获益匪浅,所以双方都满意。

阿兰:恕我直言,萨尔瓦多,我要告诉你,对于我这一代的某些知识分子,你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当超现实主义滑向学院风尚时,是你创造出了批判妄想狂,是你创造出了变形法:一个物体逐渐变为另一个物体和一个人转变为另一个人的变形。

达利：讲下去。

阿兰：接着就是达利的衰弱（这是我们关心的）。例如在大战期间，人们指控你有弗朗哥主义倾向，我认为说出这些是必要的。后来，在大战以后，你在巴黎有许许多多的对头。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在转变，特别是唐吉〔唐吉（1900～1955）：法国画家，超现实主义绘画主将之一〕和你自己。年轻人正从动作绘画转向新的种类，20到22岁的年轻人又回到你身边。与你的感情更加融洽，但有时这也很可怕。

达利：你说得对。但在最近的前卫派的爆发中，画家们在观念上已经向我靠拢，他们不再喜欢塞尚〔塞尚（1839～1906）：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山景和苹果了。我认为，即使在超现实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仍应是梅索里埃〔梅索里埃（1693～1750）：法国建筑家，“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其建筑设计强调装饰与均衡〕而不是塞尚。当奥古斯丁·孔德确立实证主义宗教时，

塞尚 苹果与橘 油画 1899



我始终受他的著作影响。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银行家的世界。我本人确信，要保持我个性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拥有巨大财富。我坚持要拥有这些钱，是因为我也许不得不用它们来让我这头蠢猪获得冬眠。我是头蠢猪，同时也是个杰出的人：佛朗哥将军把能赠给活着的艺术家的最高荣誉——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十字勋章——赠给了我。

阿兰：那你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吗？

达利：我想要两枚哩。

阿兰：你喜欢自己的缺点。

达利：就我个人来说，那不是缺点。让我们来搞清楚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势：我始终反对任何一种党派形式，很清楚，我是惟一拒绝属于任何组织的超现实主义。我从来就不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的爪牙。“法兰卡”的著名成员曾努力使我对他们感兴趣，但我从未这么做。

阿兰：西班牙授勋之事难道不是一种背叛行为？它没使你感到特别难堪？

达利：正相反！此事最微小的好处是它给我制造的麻烦。只有具有仆人精神的人才能献身，我喜欢成为高贵者，所以我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勋章。

阿兰：包括一个将军送的两个金属片，而这个将军头衔又是在反对你的朋友洛卡这样的西班牙知识分子的内战中获得的，这难道不是对洛卡的背叛行为？

达利：对不起，我得告诉你我的天性。作为菲格拉斯的资产阶级律师家庭的儿子，我一生都过着公开背叛我所属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我总是在汲取贵族统治和君主制度的美德。我是个绝对的君主主义者，同时，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与君主制势同水火，但两者的目的

达利 风景 油画 1914



都是为了绝对权力。我从佛朗哥手中接受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勋章，只不过因为苏联从未给我颁发列宁奖章，如果颁发给我，我也会接受列宁勋章的。

阿兰：我们详细地谈谈我们的政治观点好吗？

达利：很好。

阿兰：作为一个背叛者，你泰然自若。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达利：同毕加索的目的完全相反。因为对达利来说，政治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得被内在的意象所决定。如果你看左派人的眼睛，特别是极左派，你会发现眼角旁边有一种白色的污斑，这就是所谓的稀粘液。右派的人、君主主义者和像菲利普二世那样残酷的人，他们昂首直立而非匍匐在地，没有对人类同情的生理现象——一种毫无作用的特性。所有的左翼党派人士都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分泌液，这种分泌液在眼睛中形成，它来自于对人类的爱。哦，他们对人类是多么地爱啊！他们永远在反复详尽地谈论着爱。我确实尊敬他们，因为在君主的宫廷里非得有许许多多的萨特。偶尔有个炸弹扔向国王常常是他所乐意感受的刺激。

阿兰：就算你是个右派，是个君主派吧，但我发现矛盾的是你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且不论这民主是否成功——一待就是半年，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住在那儿。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在第5大道第55大街转弯处的一家一流饭店。

达利：我的特殊伦理是毫无过错的。我总是生活在最有钱的地方。

阿兰：那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充分理由吗？你是碰巧生活在那里的，不是吗？

达利：35年前是碰巧。现在我生活在那里，是因为我总是处于像腹泻一样不断而来的支票之中。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在科学技术上取得极大成就的国家，控制论就在这



达利 桌与床的流动 油画 1983

人们正在努力让我长命百岁。冬眠专家正准备复杂的钢瓶来大大延长我的寿命。我也是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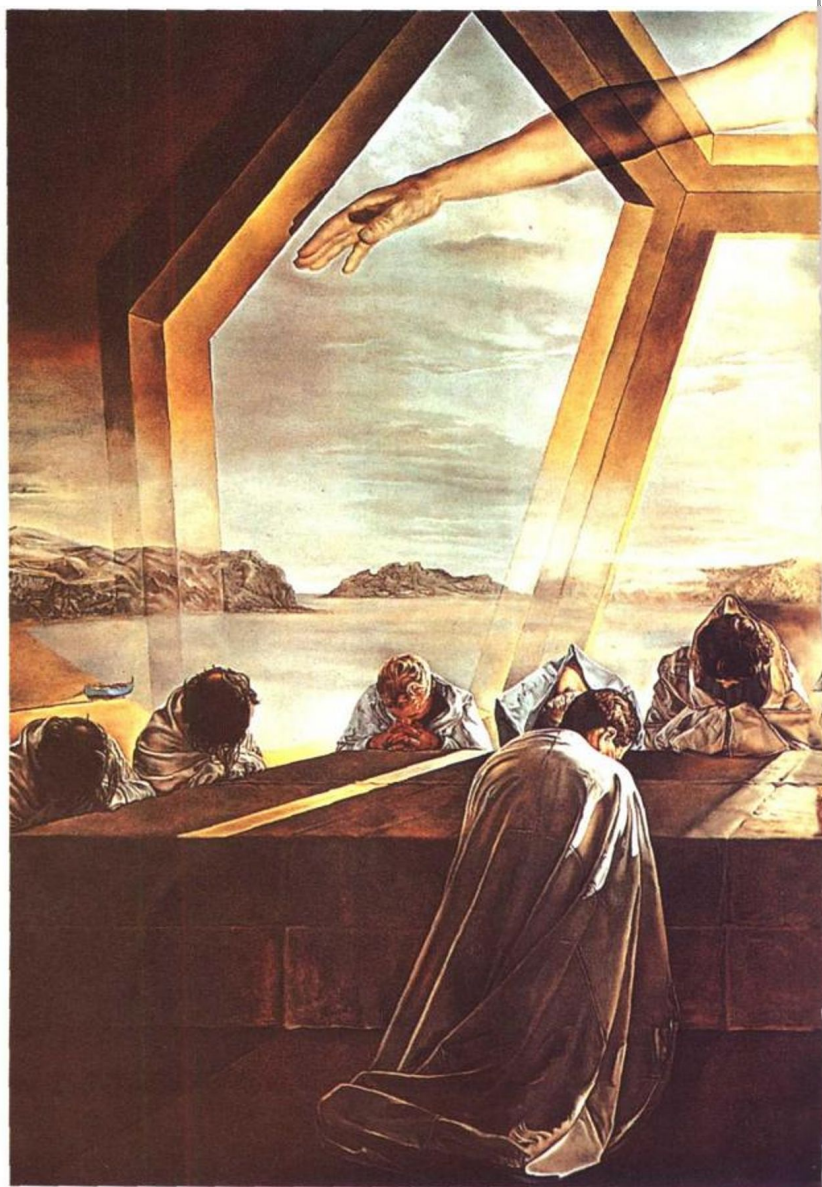
阿兰：你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介入了纽约的生活？

达利：我见到许多的银行家，许多在其他国家从未看见过的同性恋者和热血沸腾的达利主义者。

阿兰：你在那儿画过受别人委托画的画吗？

达利：从没有过。

阿兰：但以前你有过。



达利
最后的晚餐
油画 1955

达利：也许吧。

阿兰：你对你做的事感到自豪吗？

达利：一点也不。

阿兰：你应当承认你的那部分画是劣等的。

达利：我所感兴趣的是用它们来换钱。

阿兰：哦！那为什么“神圣达利”同意把他的名字写在并不神圣的东西上呢？我印象里有一幅具有特殊风格的绘画，那幅画我个人并不关心，就是华盛顿国家艺术馆的那幅



《最后的晚餐》。

达利：根据统计资料看，你不关心的那幅画是所有现代绘画中卖价最高的一幅。这幅画的明信片复制品比任何达·芬奇或拉斐尔的画都多。我的策略起作用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打定主意要搞出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流行的画。我的作品极其惊人，我甚至可以说我的那幅画要比毕加索的作品加起来还要好上1000倍。

阿兰：你真的感到超过毕加索是种荣誉吗？

达利：不，不。我自认为是个十分平庸的画家，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个非常平庸的画家。我只是相信我比与我同时代的画家要好。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说他们比我更糟糕。

阿兰：还是让我们谈谈政治……你在美国支票上兜圈子满足不了我。

达利：有两样东西：支票和导致冬眠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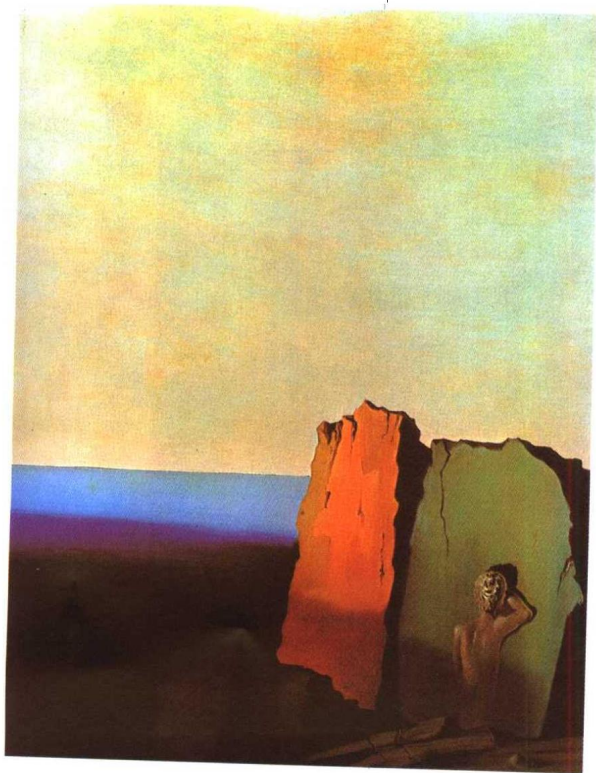
阿兰：当你发现你自己与达利面对面单独在一起时，你是什么样的？

达利：让我用你讲的话来为一本书做点公开宣传，这本书将会使你同所有的人戴上绿帽子。艾尔宾·米歇尔要我写本书，名为《达利给达利的一封信》。任何阿兰·鲍斯克特都不能垄断我。这本书会令人感到更加亲切，因为我将对达利自己倾诉。

阿兰：你认为法国第五共和国代表着什么？它可行吗？你认为莫斯科是智慧、审慎和坚韧的楷模吗？美国仅仅是个只有商业体系而没有思想体系的国家吗？在当今的世界你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对不起，我提出这么多的问题。

达利：在一次生态学综合科技会议上，我面对穿戴着制服和白色手套的学生们阐述过我的见解。在我们这个世界，达利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斯大林主义者。恰好我身上另有一种自发的反作用力：

达利 孤独 油画 1931



一旦有人受到污辱和陷害，我又会帮助他们。斯大林正对我现在的情绪。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人物。

阿兰：你能解释清楚一些吗？

达利：斯大林在苏联缔造了红军和军事力量。他是个铁匠，铁匠总是在锻造博爱和宗派。当一个铁匠拥有权力时，他创造出作为思想意识象征的斧头和镰刀。那就是古希腊的伏尔甘所做的。当阿基里斯的妻子阿芙罗狄蒂遭到阿波罗引诱时，是伏尔甘锻造了阿基里斯的盾。

阿兰：在你这一通纠缠不清的解释之下，斯大林成了什么？

达利：他认为他正在锻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从未有过的意识形态的盾牌。斯大林用最精良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捍卫近45年来正在欧洲复辟的君主统治。他做的正是威尔荷门二世曾想做的，他反对他所谓的黄祸。我本人特别喜欢黄祸，它将是战争的赌注，我喜欢战争。

阿兰：你相信全体白种人将会被同化吗？

达利：自然。卡尔·马克思像可怜的勒·柯布西埃[勒·柯布西埃：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国际风格第二代建筑家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建筑设计注重利用钢筋混凝土的特征，充分利用它的轻巧和强度结构]一样忍受着幻想的痛苦，勒·柯布西埃最近的死使我异常高兴。我俩都是建筑师，勒·柯布西埃是个研究钢筋混凝土的可怜家伙。人类将很快登上月球，请想像一下，那小丑声称我们将把整袋的钢筋混凝土带去。他的重量也就值个混凝土的重量。由于有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社会等级正在消失，整个宇宙将成为奸夫。我们正更加英勇地进行种族斗争。

阿兰：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对今日法国的看法。在哪些方面你认为第五共和国正在逐渐地腐败，日趋过于智力化，等等，说什么都行，别太较真！

达利：我认为法国政府还够不上腐败。我喜欢一个政权的腐败，这样才能重建传统的君主统治，法国还得更加腐败，大大地腐败！

阿兰：那么你发现法国是可以接受的吗？

达利：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是走向君主制的短暂过渡。君主制将首先在西班牙复辟，那一天将由佛朗哥将军来决定。



达利 中国的皇帝 雕塑

阿兰：是决定还是死亡？

达利：你知道死亡是很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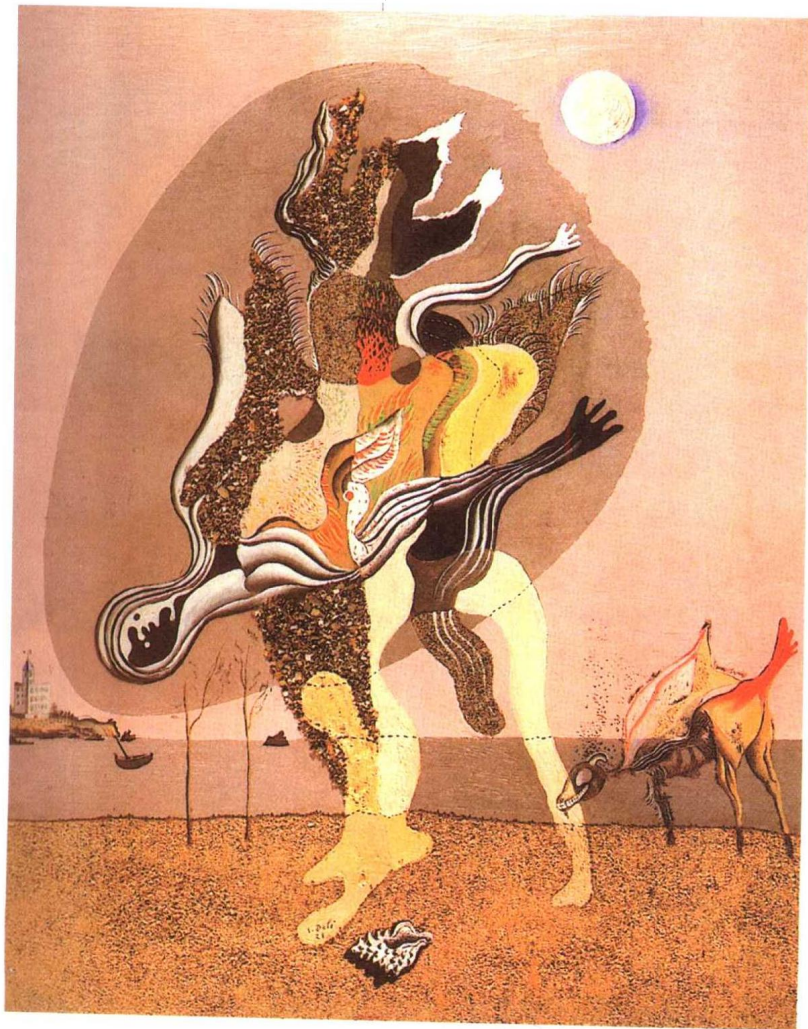
阿兰：你在回避我提出的关于法国的问题。战前你就在这里，有什么你似乎还不适应，或者是缺少自由？法国已成为一个二流国家。它的艺术和精神生活给你什么感受？有些东西从根本上衰退了吗？

达利：这毋庸置疑：前卫派已不在巴黎，而在纽约。从事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的画家当中，最激进的和最不寻常的都在纽约。几个月前我参加了在巴黎的5月沙龙年展，我找不到一个光效应艺术家。而在此时的纽约，就有10次光效应画展，现代美术馆里充斥着光效应绘画。

阿兰：可这种艺术思潮起源于巴黎，维萨勒利毕竟生活在那里。

达利：纽约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是偏执荒唐的。如你所知，一个人无论可以做什么，他总是由笛卡儿先生的智商所支配。每件东西瞬息消亡，变得无聊。法国真正需要的是让美国在屁股上狠狠踢一脚。我讲的当然是在艺术和绘画上。

达利 海边的风景
油画 1928



第二次谈话

还是在默尔瑞斯饭店。会见前，达利和阿兰·鲍斯克特在法国出版商签订出版这本书的合同。达利摘下阿兰·鲍斯克特的眼镜，把眼镜架在自己的鼻子上，要彼得·摩尔上尉蒙住他的眼睛，不让自己看到任何东西，而后他在黑暗中签名。那只美洲野猫看上去比以前更神经质。达利眼中流露出一丝兴奋和某种恐惧不安，一把抓住那只猫的脖子，把它举向天花板。

阿兰·鲍斯克特说：“你昨天真妙极了。”达利回答说：“我总是妙不可言。”会见时，三个小孩闯了进来，逗得那美洲野猫更加暴躁。它像头地道的野兽来回走动，突然向装有12只佳品玫瑰的花瓶冲去，那些花瓣被当做偷袭到的美餐吃掉了。会见结束后，达利对阿兰·鲍斯克特说：“你是半个达利主义者……一旦你死后就是个十足的达利主义者……下次让我们谈谈死亡吧。我敬慕死亡。”达利想了一会儿，补充说：“10月31日，星期天……不，我不该让上帝戴绿帽子。11月1日我们接着干，我将让死人戴绿帽子。”

阿兰：今天谈谈绘画如何？

达利：绘画是我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重要的应是我天赋中的壮丽结构。绘画只是我天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你所知，我用珠宝、花圃、性欲和神秘主义来表达自己。

阿兰：你现在是这样说，可你总是这样说吗？

达利：总是这样说，绝对总是这样。我已把绘画的作用